

熱風

魯迅

RM 6/8/03

熱

風

Kd11.01

風

新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渝一版

著 作 人

魯

迅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重慶民國路

印 刷 者

中 心 印

同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石

溥泉紙本五十元
土紙本二十七元

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模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子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宣傳軍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可道，原因也大都亡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發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是的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

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間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癡態的制服早以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變成癌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

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魯迅。於廣州。於本外又一種。《魯迅全集》

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魯迅全集

目次

六十一	不滿	六八
六十二	恨恨而死	七十
六十三	「與幼者」	七十二
六十四	有無相通	七五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七七
六十六	生命的路	七九
——一九二一年——		
	知識即罪惡	八二
	事實勝于雄辯	八八
——一九二二年——		
	估「學衡」	九二
	爲俄國歌劇團	九七

無題

一〇〇

「以震其艱深」

一〇三

所謂「國學」

一〇五

兒歌的「反動」

一〇八

「一是之學說」

一一〇

不懂的音譯

一一四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一二〇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一二三

即小見大

一二七

宣統二年九月十八年

隨感錄 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以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難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甯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纔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校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只要「人」之父！

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慮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了。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屢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的衛生哲學，裏面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爲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用桶吻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只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麼重要。但這還

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力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 Koch 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纔叫發明）了眞虎力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Bacillus 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顛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麼？

搗亂得更兇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穌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爲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

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卽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與某星球將壞之時，卽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燬民物。」

「衆星……大約分爲三種：曰恆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恆星有三十五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系。……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週，每秒能行六十五里。日而純爲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俱謂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歷鈔傳。這種算算是糟！——另外還有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王爾六篇「圖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真人張元旭」的序文，尤爲單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